

张玉清 著

张玉清 直面青春系列 负重的脚步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玉清

直面青春系列

负重的脚步

张玉清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负重的脚步 / 张玉清著. -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376-6831-6

I. ①负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7351 号

张玉清直面青春系列

负重的脚步

选题策划	温廷华	董素山	美术编辑	季 宁
责任编辑	孙卓然	吴 倩	装帧设计	王 鹏
绘 画	王红亮	贾 斌		
	刘莎莎	王鹤锦		

出 版	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	电话 010-87653015 (发行部) 传真 010-87653137 (发行部)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 × 1020 1 / 16
印 张	13 彩插 0.25
版 次	2014年2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6-6831-6
定 价	19.00元

目录

- 1 跑，拼命跑
- 57 男孩儿十七
- 81 永远的风景
- 91 阴影
- 101 班长岑娜
- 123 女孩子的自画像
- 143 父与子
- 157 牛骨头
- 171 追随
- 193 作家创作谈 《永远的风景》是怎样写成的
- 195 评论 往人性深处发掘

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three anime-style girls standing together. The girl on the left has long dark hair with bangs, wearing a light-colored jacket over a white top and dark leggings, with one leg raised. The girl in the middle has long dark hair with a flower accessory, wearing a white top with a star pattern and a dark skirt with fringe. The girl on the right has short dark hair,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white top and patterned shorts. The background is white with dark ink splatters.

跑，拼命跑



佳丽转学了，跟老师同学来告别。我们送她到大门口，看着她上了老爸的奔驰。她摇下车窗，跟我们挥着手说：“我会来看你们的！”

她的眼睛在人群里找来找去，我知道她在找陈莹。车子迟迟没有开动。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跑过去告诉她，快走吧陈莹没有来，但我没有动。我沉默地望着那辆黑色的车子，据男生说，这样的车子叫“大奔”，最牛气的车子。

车子开始启动、加速，佳丽的眼里除了离别的伤感，还有些许失落。她也许不明白陈莹为什么不来送她，全班同学几乎都来了，她却没有来，而在班里，陈莹、佳丽、豆豆，我们三个平时是最要好的朋友。

我明白。

回到教室，陈莹坐在她的座位上，在看一本物理书，在几门学科中，物理是她的弱项。我走到她跟前，小声说：“你怎么不去送佳丽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去送她？！”陈莹恶狠狠地回了我一句。

我默然走开。

上午放学，走出教室时陈莹追上我，说：“走，去‘小遥’，我请

你吃饭。”

“好哇。”我说，跟了她走。我知道陈莹会请我吃饭的，因为她有话要说。她现在需要一个听众，要是我不去听她说，她会憋出毛病来。

我们来到学校对面的小遥餐厅，说是餐厅，实际就是个小吃店，只有一家三口在经营，夫妇俩加上他们的女儿。那女儿跟我们差不多大，名字叫小遥，小店就以她的名字命名。小遥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女孩儿，白净得像个纸人，看上半身很好的，但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，成了瘸子，下半身没法看，初中毕业后她没有读高中，跟着父母在这里开了小吃店。

小遥的职责是收银，她爸负责厨房，她妈负责跑堂，小遥整日坐在柜台里，平静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，她似乎对自己的状况很满意。我们有时对小遥的生活有一种虚幻的羡慕，她不用上学，不用奔什么前途，活得无忧无虑，一点儿压力也没有——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呀。

我们是这里的常客，一进来小遥就冲我们用微笑打招呼，她妈妈则热情得有点儿过火，为了引诱我们消费，居然在我们点菜之后问我们要不要酒。没想到陈莹居然也来了句：“两瓶啤酒。”

我说：“我半瓶。”我知道这时候不喝一点儿是通不过的。

“剩下归我。”陈莹说。

我们坐在最靠里边的角落。菜上来了，我们沉默地吃菜喝酒，

小遥远远地安静地望着我们。

陈莹喝下了一瓶酒，本来就红润的脸上此刻变得通红。其实她没什么酒量，我们俩平时在一起一般不喝酒，除非有了很难受的事。有时候佳丽也和我们在一起，我说过在班里我们三个是好朋友，佳丽请客的时候多，因为她家有钱。但陈莹一向看不起佳丽，她的学习不如我们好。从高一时起，我们三个的成绩就一直在班里处于这样的状况：陈莹占据着第一或第二的位置，只有男生高路远能跟她争；我在第三名或第四名上，只有男生李奇能跟我争；而佳丽则永远处于十名上下，她最好的成绩是有一次得了第九名，可到下一次她又跌在了第十三名上。

佳丽是追着我们做朋友的。她不断地讨好陈莹，节日里和我们生日的时候，佳丽会送我们很好的礼物，平时则是请我们来“小遥”吃饭。“小遥”是我们的根据地，我们班的男生女生食堂吃烦了想换口味时都来“小遥”。陈莹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佳丽连请客都会被拒绝，陈莹会偷偷地拉了我来“小遥”，把佳丽甩掉。

佳丽像一往情深似的仍是往陈莹的跟前贴，也许是因为陈莹在她眼里太优秀了吧，高山仰止，心悦诚服。

陈莹的舌头有些硬了，是她要说话的时候了。她用通红的眼睛盯着我的脸，漂亮的嘴角紧紧地绷着，突然之间爆发出声音：“这不公平！”

我不吭声，望着陈莹。

“这不公平！”陈莹重复说。

我仍是一言不发。我知道这是陈莹今天最想说的话，她这话所指的是佳丽的转学。

佳丽这一次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转学，她是往外省转，并且不是因为转入地的学校教学水平比我们这里高，而是因为转入地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我们这里低，低很多，去年低了一百分！这也就是说，在一年后的高考中，即使佳丽考得比我们低上一百分，她仍能上与我们一样好的学校。

是的，这不公平。

但我对此只有表示沉默。我并没有高尚或是大度到替佳丽高兴，或是为她祝贺。可是这世界上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公平，我没有必要像陈莹那样心理失衡得不能自己，我要学会默默地接受。算上佳丽，我们学校已经往那个省转出去三个同学了，也许在佳丽之后还会有同学转出，当然那门槛是很高的，家长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会办成，不是很有本领的家长是办不到的。而我和陈莹的家长都没有这本领。

“她凭什么！她的成绩一向烂糟，想进前十都难，可就是这么一转，在将来的高考中，她就能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！这不公平！”

陈莹嗓音尖厉地叫起来，她的眼里泛出了亮晶晶的泪光。

我说：“小声点儿，小遥在看我们呢。”

“她看就看，一个瘸子！”

我说：“陈莹你记不记得，有一次我们三个在一起，佳丽说将来要与咱俩一起考进北京的学校，你当时嗤之以鼻，我也觉得她的话不切实际。却原来佳丽不是痴人说梦，她家早就为她做了安排。现在，她已经在向这个目标起跑了。”

“可我们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！”

陈莹抄起剩下的半瓶酒一饮而尽，拉着我走出小遥餐厅，在门口碰上了李奇。李奇吃惊地说：“哇，你们俩喝酒了？”

陈莹恶骂了一声：“滚！”

二

陈莹手托着腮，眉尖聚在一处拧成个疙瘩，显然是在做着深刻的思虑。她的面前展开一张纸，纸上写着：

数学	语文	外语	综合
150	150	150	300

这是我们将来高考的科目和每一科的分数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
“豆豆！”陈莹说，“我要在高考的时候，超过她一百分！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我说。

“可能的，只要努力！”

“不可能，佳丽也不是笨蛋，她也在努力。她和你的差距没有那么大。”

“我就是要和她拉大这个差距。你看，我只要数学、语文、外语每科比她多二十分，综合比她多四十分，加起来就是一百分！这不是不可能。”

“可是，这太难了呀。比如数学，佳丽如果考一百分，你就得考一百二十分；佳丽考一百三十分，你就得考满分。佳丽也许能考一百三十分，但你绝不可能考满分！”

“豆豆！你别长他人的志气好不好？就凭她佳丽，她能考一百三十分？喊！”

我细想了想，说：“也许你说的不是一点儿没有可能，可这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啊！”

“我拼啦！”

“努力是没有错的，不过也没有必要非要超别人多少多少分吧？”

“我就是要争这口气。豆豆，你也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努力，到时

候都超过她！来，咱们制订一个学习计划。”

陈莹的计划是把每天的学习时间延长两个小时。我们本来已经是把自己的时间做了最大限度的利用，在校时间由老师掌握，离校之后我们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，也全用在了学习上，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十二点钟才就寝。现在按照陈莹的计划，每天延长两个小时，我们就要到凌晨两点才能上床了。陈莹给这计划取了个名称叫做“二十六小时行动”，含义是要把一天当作二十六个小时来使用。

深夜十二点，我刚刚做完了一套习题，打个哈欠，揉揉眼睛，正犹豫下一步是睡觉还是真的执行陈莹的计划，电话铃响了，是陈莹。

“豆豆，是我，你别偷懒啊，不许睡觉！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我再做一套习题。”

夜里一点，电话又响了：“豆豆，你没睡吧？坚持！”

“没有，我精神着呢！”

夜里两点，电话又来了：“豆豆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刚做完了一套模拟题。”

“好样的，豆豆，现在睡觉。”

我洗也没洗就上了床，头一贴上枕头就进入了梦乡。在梦里，我和陈莹还有佳丽身处一个集中营，我们在一次越狱中裹在人群里大逃亡。我们在漫无边际的旷野上奔跑着，我们知道只要稍一松



劲儿就一切都完了，我们只能拼命跑。忽然不知怎的，佳丽跑到了前面，陈莹和我便在后面拼命地追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六点钟起了床。算一算，这天夜里我才睡了四个小时。

“二十六小时行动”我坚持了两个星期。每天晚上十二点，电话铃声准时响起，督促我打起精神；夜里一点，还要来一次电话查哨；到了两点，再来电话，互道晚安。

可这不可能长久，从睡眠中抢出两个小时实际等于掩耳盗铃，很轻易地，我这延长的两小时就流于形式了——我坚持着不上床，可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最后我是以感冒一场打三天点滴收场的，事倍功半。我非常惭愧地跟陈莹提出我想回到正常的生活，十二点上床睡觉。虽然其实这也不正常，但我还能坚持得住。

陈莹叹了口气，望着我已经瘦下两圈的小脸儿，只得同意。她夜里十二点不再给我打电话，但她把电话打到了高路远家。她放弃了我，却又抓住了高路远，没办法，她需要一个人与她一起互相打气。

高路远当然比我更适合做陈莹的搭档，他不但比我意志坚强，也比我更有爱心，他觉得他有责任不使陈莹感到孤单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竟然真的坚持下来了，一个月，两个月……也确实，他们的月考成绩在上升，与别人拉开了更大的距离。

这两个钢铁做成的人呀。

两个人除了收获了学习，还收获了别的。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，他们在看对方时与看别人的眼神不一样了，那眼神带上了战友的情谊，还有比战友更多的温柔。尤其是高路远，这家伙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神不守舍，总像是在痴迷着什么——不过也许他是累的。

有一天晚上十二点，我给高路远打过去电话，我说：“哎，今天真累，我休息了。”

高路远显然高兴得很：“好的，那我也休息，我也累得很呢。”

但他接着就反应过来声音不对头：“喂，你不是陈莹，你是谁？”

我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：“我是豆豆。高路远，辛苦啦，我要休息啦，你可不敢休息。”

高路远十分失落地叹息一声：“我还以为陈莹要放我一天假呢。”

几分钟后陈莹打来电话，骂我：“豆豆，该死！你想瓦解高路远的意志啊？你要是再捣乱，我就在夜里两点打电话把你叫醒！”

我吓得一哆嗦，连声求饶说再也不敢。

即使是钢铁做成的也经不住严重磨损。有一天课间操，我身体不舒服没有去操场，从厕所直接回到教室，却发现高路远也没有去上操，他趴在桌子上小睡呢。

我上前一拍他后脑勺：“起来起来，不去上操在这儿装病啊。”

高路远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：“豆豆，快别声张，你放我一马吧，我是实在睁不开眼睛了呀。”

我嘻嘻笑：“夜里欢，白天蔫。”

高路远愁眉苦脸：“就你那姐们儿，太狠了。”

我说：“活该，这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！”

高路远深深地叹口气：“唉，豆豆，你能不能劝劝陈莹，让她放弃这项拼命的行动？我担心这会把身体拖垮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怎么不劝她？”

“我？我试过，可我刚说出半句就被她骂了回来。她骂我没有男子汉气概，连女生都不如，还骂我成不了大事，说她对我彻底失望！”

我说：“你最怕的是这最后一句吧？陈莹啊，就她那脾气，没人能劝得了她。”

三

期中考试，陈莹和高路远的总分遥遥领先，比我这个第三名多了几十分。开过家长会，我妈妈回到家里脸色就很不对，那上面写